

施琅與台灣的媽祖信仰

宋光宇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人類學系教授兼主任

施琅與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

2003年11月18、19日

於福建泉州晉江市

施琅統兵征臺的歷史，是治清史和臺灣史的學者熟知的故事。當年在大學求學時，聽陳奇祿教授講臺灣之有媽祖廟（又名天后宮）是從施琅征臺成功之後方才開始的。他說當年康熙皇帝不計朝中大臣反對，以明鄭降將施琅統兵攻臺，大力支持。施琅征臺成功之後，基於政治上的考慮，不敢居功，於是把功勞假託給媽祖的庇佑。清廷順勢大力崇奉媽祖，因而使得臺灣人民崇祀媽祖。後來也聽曾任臺灣省文獻會主任委員的林衡道先生這麼說。現在當教授了，學生交來的專題報告更是言之鑿鑿。可是我一直對這種說法有所存疑。因為在古人的思想中，大多是把戰爭勝利，說成是仰仗皇帝的天威，很少有假託神明的。

當自己在臺灣各地從事有關寺廟、宗教活動的調查時，發現在臺灣的民間一再強調媽祖靈驗的事實，卻少有人相信學者所說，因假託避禍而造成媽祖信仰的蓬勃發展。

面對這樣極端相反的意見，我們該如何來重新看待施琅和媽祖信仰的關係，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本文試著作一些史料的考證，來探索這種施琅想假託避禍而造成媽祖信仰興盛的說法是怎麼形成的。

一、施琅的報告

皇帝的天威

施琅在他的《靖海紀事》一書中有〈飛報大捷疏〉，應當是他攻下澎湖後，向康熙皇帝的戰況報告。在這份疏奏中，對於澎湖海戰的海象波濤的變化，是這樣寫的：

是役也，逆賊盤據海島四十餘載，荼毒生靈，蹂躪版圖。致屢皇上宵旰之憂。臣體聖衷，誓必滅此淨盡。故雖帶傷負創，賈督撲勦舟師，自十四日深入汪洋巨浸之中，水天相連。稽古以來，六月時序，澎湖無五日和風，即驟起颶飈，怒濤山高，變幻莫測，三軍懸命，悉聽之天。今抵澎湖旬餘日，海不揚波，俾臣等得以調度，七日夜破賊克捷。且二十二日進師，午刻潮漲多四尺，莫非上天垂佑，皇上彌天之福，故使扼守澎湖巨魁、巨鎮精銳、逆賊巨艦，不數日而全軍覆沒。雖各鎮將弁士卒戮力用命，寔賴皇上天威丕振。¹

在施琅的這份奏摺中的確提到了氣候和海象的變化，有比較長久沒風的日子，讓他可以平順的調度兵力。當他需要有水深可以行船的時候，適時潮漲四尺，讓船艦可以順利通行。他認為這是憑藉皇帝的天威，終而有這些異相。

在同書由戶部江南清吏司主事、曾經奉旨出使琉球的林麟焟所寫的序中，也說：

天下以非常之事歸公，而公不居；以非常之功歸公而公不居，曰：予惟是奉天子之命，懼隕越以貽羞，何力之與有？」²

可見施琅是把征臺的功勞，歸諸於康熙皇帝，不是媽祖。

將軍的精誠感天

在他的傳記〈襄壯公傳〉中，也提到澎湖海戰的天候變化狀況，由他的祈禱而出現奇蹟：

當是時，敵已據要地為壁，大集舟師于雞籠山左。公察其堵禦甚堅，故以

羸師以張之，示無能為。敵果撤兵守。公遂揚帆入。諸軍陸續畢進。忽風大作，波濤洶湧，昏霧塞天地。軍中大恐，公再拜，望空禱告。須臾，雷聲震，風定霧收，視海波，恬如也。遂散金犒士卒而誓之曰：「不滅臺灣，有如此水。」³

在同書的第一篇序文，由禮部右侍郎、翰林學士富鴻基所撰，他盛讚施琅本人有某種特殊的能力，集歷史名將之大成，以致精誠感動天地，建立奇功。富鴻基說：

〔澎湖〕戰有期矣，忽颶風大作，波濤洶湧，巨霧塞天地。軍中甚恐。公曰：「惟天惟皇帝之靈，實式臨之，爾無恐。」須臾，雷聲震，風定霧收，望海波蕩蕩，恬如也。．．．．．夫公行六月之師，用驕兵之計，聚米作地圖，則趙充國之算也；散金犒士卒，則霍去病之志也；約誓不妄殺，則曹武惠之仁也；雷鳴波息，則精神可以格天地也。奇矣哉，此捷也。神矣哉，此捷也。⁴

祈禱得水

在中國的宗教史中，能夠被後人稱頌者，大多是因為他可以因祈禱而改變風雨雷電，或是在沒有水的地方，找到足夠的水源。我曾經為文探索過中國歷史上曾經在沒水的地方找出水源的皇帝和和尚，皇帝都會因此而被稱為「聖王」，計有夏禹、漢光武帝、唐太宗；可以找到水源的和尚當然就是「聖僧」，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東晉時的廬山慧遠。這種找水的神力也出現在施琅的傳記中。〈襄壯公傳〉云：

公至軍，練兵整船，以需大舉。適舟師泊平海，其地斥鹵，衛城舊惟一井，涸已多年。軍中艱於得水。公焚香就井拜禱，甘泉立湧，足供萬灶炊。因

題石以紀曰「師泉」。志異也。⁶

施琅也寫了一篇〈師泉井記〉云：

今上御極之二十一載，壬戌孟冬，予以奉命統率舟師，徂征臺灣。貔虎之校，犀甲之士，簡閱而從者，三萬有餘。眾駐集平海之澳，俟長風，破巨浪，以靖掃鯨窟。爰際天時暘亢，泉流殫竭，軍中取汲之道，遙遙難致。而平澳，故遷徙之壤，今在海陬。昔之井廬，盡成堙廢。始得一井於天妃宮廟之前，距海不盈數十武，漬鹵浸潤，厥味鹹苦。其始未達探源，其流亦復易罄。詢諸士人，咸稱是井曩僅可供百家之需，至隆冬澤愆水涸，用益不贍。允若茲，是三軍之士所藉以朝饗夕殮者果奚恃歟？

予乃殫抒誠悃，祈禱神聰。拜禱之餘，不崇朝而泉流斯溢，味轉甘和。綆汲挹取之聲，盛夜靡間。歎涌滋漑，略不顯其虧盈之迹。凡三萬之眾，咸資飲沃，而無呼癸之慮焉。自非靈光幽贊，佐佑戎師，殲殄妖氛，翼衛王室，未有弘闡嘉祥，湛澤汪濊，若斯之渥者也。因鑿石紀異，名曰師泉，昭神貺也。

.....

昔貳師劍刺大宛之山，而流水溢出；耿恭拜禱疏勒之井，而清流奔涌。並能拯軍士于渴乏。著萬里之奇功。乃今井養不窮，三軍獲福，予之不敏，其曷以答茲鴻嘉之賜哉！是用勒之貞珉，以志不朽云。康熙二十一年十一

月 日。⁷

從以上所舉施琅的報告和傳記，完全看不見媽祖顯靈的事蹟。媽祖庇佑施琅攻打澎湖的說法又是怎麼出現的呢？

二、方志中神話的出現與成形

要想知道媽祖傳說如何與施琅征臺的史事結合在一起，唯有把相關的史料依照時間順序鋪排起來，才可以略窺端倪。這些史料主要是臺灣的各本方志。

1，杜臻《澎湖臺灣紀略》

這本書的成書年代不詳，從書中的記述只及康熙二十三年來說，這本書的成書年代應當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後不久。書中就記了一些異相的事：

潮汐常有，而十二日不至，方夏多颶風，而無風，此天相助我也，非天子

洪福不及此也。．．．．．軍方行而潮至，水驟漲四尺，舟行通利無不礙。

琅（應是琅之誤）與諸將皆色喜。

初，琅將出師，夢觀音授以一桶水。覺而曰：「水者，海也。一桶者，大

一統也。我今必破賊乎。又，軍士有宿於關壯繆者，忽聞空中呼曰：「選

大纛五十杆，助施將軍破賊。」琅聞之益日喜。至是，果驗。⁸

這些異相都不涉及媽祖，只是很普通的異相，在史書上多有所見。

2，高拱乾《臺灣府志》（1695）

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高拱乾所修的《臺灣府志》中，有〈靖海將軍靖海侯施公記〉，云：

及駐師澎島，士卒數萬，以澎島素少淡水，患之。乃營壘既成，隨處鑿地，

而甘泉湧出。⁹

這個記載還很貼近事實。由於缺水，就派兵到處疏淘井水。同書卷九〈外志·寺觀（附宮廟）〉對於媽祖，只是提到「神靈有效」而已，至於詳情，並沒有著墨：

天妃宮 在府治鎮北坊赤崁城南。康熙二十三年臺灣底定，神靈有效，靖海將軍侯施琅同諸鎮捐俸鼎建。棟宇尤為壯麗。後有禪室，付住持僧奉祀。

附澎湖天妃宮 在東西衛二澳之間，前有案山，澳中安瀾，可泊百餘艘，神尤赫濯焉。¹⁰

在第一本府志中，我們看到施琅的事蹟並沒有附上什麼媽祖的神話色彩。可是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所編纂的方志，就有很大的變化。

3，陳文達《鳳山縣志》(1720)

《鳳山縣志》成書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卷之十〈外志·寺廟〉：

天妃宮 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將軍侯施琅奉旨徂征臺灣，師次平海，地方苦旱，有井在天妃廟前之左，舊不能資百口，至是泉忽大湧，四萬餘眾汲之如裕，如是。及澎湖攻克，我師登岸，見妃像臉汗未乾，衣袍俱濕，迺知神功之默佑也。奏聞，上遣禮部郎中雅虎致祭。¹¹

這時候，水井的傳說仍舊維持施琅〈師井泉記〉的風貌，可是在攻澎湖的史蹟上，卻加上了有關媽祖顯靈默佑的傳說。這麼一加，就成了後面各種方志的共同寫法。

4，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1720)

康熙五十九年周元文編纂的《重修臺灣府志》有兩處提到天妃廟。卷二〈祠典〉云：

天妃廟 在府治鎮北坊。康熙二十二年將軍侯施琅建。以東征荷神效

靈，奉旨予祭，懸鑿記於其中。¹²

卷十〈外志，宮廓〉：

天妃宮 在府治鎮北坊赤崁城內。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底定，神茲效靈。靖海將軍侯施琅同諸鎮捐俸興建，棟宇尤為壯麗，後有禪室，付住持僧奉祀。¹³

基本上，仍舊維持高志的撰述，沒有什麼改動。

5，巡臺御史禪吉布、給事中景考祥在給雍正皇帝的奏摺（1726）

雍正四年（1726）巡臺御史禪吉布、給事中景考祥在給雍正皇帝的奏摺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臣等聞前靖海將軍臣施琅征服臺灣之時，舟師戰於澎湖，隱隱有神兵助陣。是日，海神天妃廟中見神像皆有汗下。大軍既集，島中乏甜水。臣施琅禱於天妃廟，移時水泉溢出，足供數萬人飲。及至臺灣鹿耳門，乃全臺鎖鑰，僅容一舟，止可魚貫而進。乃潮水驟漲五尺，益以順風，舟師聯帆直入，遂定臺灣。經臣施琅恭疏具題，聖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其原籍興化府莆田縣湄洲，勒有敕文，以紀功德。隨後又加封「天妃」。¹⁴

康熙六十年（1721）臺灣發生朱一貴之亂。在平定朱一貴之亂時，南澳總兵藍廷珍領兵是從鹿耳門登岸，出現和鄭成功征臺時同樣的神話母題，潮水驟漲五尺，益以順風，舟師聯帆直入，遂定臺灣。在後來寫方志時，不知怎麼一回事，竟然附會到施琅的事跡中。施琅到臺灣時，已經不需要征戰，也就不需要有什麼神蹟來相助。可是才事隔五年，這種入鹿耳門的神蹟傳說就被混到施琅的傳說中。而且很奇怪的事是臺灣各本方志很少提到藍廷珍，乃至於乾隆時平定林爽文之亂的福康安。他們消失不見了，可是有關他們的一些傳說，卻被附會到施琅的事蹟裡去。

原來發生在平海島上施琅禱告得井水的事，也開始被套到澎湖。這些異相都歸諸媽祖的神佑，而康熙皇帝在接獲報告之後，敕建天妃廟祠，封天妃稱號。只是沒有像上一條資料說派遣禮部郎中雅虎致祭。

6，周于仁、胡格《澎湖志略》(1740)

乾隆五年（1740）成書的《澎湖志略》云：

按天后即媽祖，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靖海侯施琅奉命征鄭克塽，取澎湖，入廟拜謁，見神衣半濕，始知實默佑之。又師苦無水，琅禱於神，井湧甘泉，數萬師汲之不竭。今井尚存。名曰大井。及行，恍見神兵導引，至鹿耳門，水漲數倍，戰艦得逕入。賊驚奔潰。琅上其事，封詔加封天后。雍正四年奉旨賜「神昭海表」匾額。雍正十二年，余請於上憲，與關帝廟春秋祭祀，俱取之正供云。¹⁵

這個記載正式把媽祖和施琅結合在一起。媽祖的神蹟除了默佑之外，還有神光導引。

7，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1744)

在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乾隆九年 1744）卷之二〈祠廟〉：

臺灣府 天后廟：在西定坊，即寧靖王故居。康熙二十三年（1684），靖海將軍改建為廟（有碑記）。雍正四年（1726）御賜匾曰「神昭海疆」。乾隆二年（1737）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天后廟」。有香燈田二十一甲，在定安里，年得租一百二十五石。

澎湖廳 天后廟：在媽祖澳，康熙二十二年水師提督施琅完澎湖，入廟，見神像面有汗，衣袍俱濕，知為神助。事聞，特遣禮部郎中雅虎致祭。祭

文鑄額於堂。各澳皆有廟。¹⁶

這一次修府志，把《鳳山縣志》有關媽祖顯靈庇佑施琅征澎湖的神蹟正式寫入府志。

8，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0)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乾隆十七年（1750）卷六「祠宇志·廟」云：

天后廟 在西定坊。 國朝康熙十九年，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因蕩平海島，神靈顯應，奏准敕封。 二十二年，我師征澎湖，恍有神兵導引。及屯兵媽宮澳，靖海將軍侯施琅謁廟，見神衣袍半濕，臉汗未乾，始悟實邀神功。又，澳中有井泉，止可供數百口，是日駐師萬數，忽湧甘泉，汲之不竭。及克壘歸降，琅率舟師抵鹿耳門，復見神兵導引，海潮驟漲。表上其異。特遣禮部致祭，並敕建神祠於其原藉，勒文紀功，隨後又加封天后。¹⁷

澎湖天后廟 在媽宮澳。澳以后得名。即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將軍侯施琅征克澎湖。入廟，見神衣半濕處。澳水故多鹹。又時方六月苦旱，琅禱於后，甘泉湧出，軍無渴患。既定臺灣，馳書奏聞。特遣禮部郎中雅虎致祭。

其文曰：

國家茂膺景命，懷柔百神。祀典具陳，罔不祇肅。若乃天庥滋至，地紀為之效靈。國威用張，海若於焉助順。屬三軍之奏凱，當重繹之安瀾。神所憑依，禮宜昭報。維神昭靈海表，綏奠閩疆。昔藉明威，克襄偉績。業隆

顯號，禋享有加。比者慮窮島之未平，命大師以致討。時方憂旱，井澤為枯，神實降詳，泉源驟湧。因之軍聲雷動，直搖荒陬。艦陣風行，竟趨巨險。靈旗下颭，助成破竹之功；陰甲排空，遂壯橫戈之勢。至於中山殊域，冊使遙臨，伏波不興，片帆飛渡，凡茲冥佑，豈曰人謀？是用遣官敬修祀事。溪毛可薦，黍稷維馨。神其佑我邦家，永著朝宗之戴。眷茲億兆，益宏利濟之功。¹⁸

9 , 胡建偉《澎湖紀略》(1770)

乾隆三十五年(1770)胡建偉撰《澎湖紀略》，卷之二〈地理紀·廟祀〉云：

天后宮 廟在媽宮澳。……國朝康熙十九年(1680),封為「護國庇民，妙靈順應，宏仁慈濟天妃」，遣官致祭。二十二年我師克澎湖，恍有神兵導引。及屯兵媽宮澳，靖海侯施琅謁廟，見神衣半濕，始悟實邀神助。又澳中水源止可供數百口。是日駐師萬餘，忽湧甘泉，涓之不絕。施琅上其奏，敕建神祠於其原籍湄洲。勒文以紀功德。二十三年，加封天后。六十年，臺匪竊發，鹿耳門水驟長數尺，升師揚帆並進，七日克復全臺。雍正四年，巡臺御史禪濟布奏聞，御賜「神昭海表」之額。十一年又賜「錫福安瀾」匾額於福州。南臺神祠並含有江海各省一體葺祠致祭。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內閣交出天后封號，奉旨「原封天后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群生，此次加封天后誠孚，欽此。」按天后即媽祖，凡海舟危難，有禱

必應，洋中風雨暝晦，夜黑如墨，每於檣中見神燈示佑，亦靈異也哉。¹⁹¹

至此，施琅征澎湖這件史實和媽祖神話在臺灣方志中完全整合成功。取代了先前的史實，而成爲新的歷史。從 1720 年開始，到 1770 年完成，前後歷時五十年。

三、媽祖顯聖錄

在這個事件裡面，相關的媽祖神話是怎麼來的？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在省立臺北圖書館找到一本木刻本的《天妃顯聖錄》。不知刻出何年何月，只是在目次之前有「住持僧照乘發心刊布，徒普日、徒孫通峻薰沐重修」的字樣。有三篇序文，都沒有載明作序的年代。其中第三篇序是林麟焜寫的，在序中，詳述他於康熙二十二年奉命冊封琉球時，在海上，受天妃庇佑的情形。這位林麟焜也替施琅的《靖海紀事》寫序。顯然，有關媽祖神佑的傳說，在施琅征臺的時候，已經普遍流行，官民一體奉行。只是在施琅的正式報告裡，沒有提到而已。

這本書的第一篇是「歷朝顯聖褒封共二十四命」。最後一封是這樣寫的：

皇清康熙十九年（1680）將軍萬以征廈門得神陰助取捷，並使遠遁，具本奏上，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二十三年（1684），琉球冊使汪以水道危險，荷神護佑復命，奏請春秋祀典。又將軍侯施以澎湖得捷，默叨神助，奏請加封。俱差官齎香帛詔誥到湄褒嘉致祭。²⁰

前面提過，方志都說施琅在攻下澎湖後，有特別的奏摺記述媽祖庇佑的事，請皇帝加封。在施琅的史傳和他的著作中，不見有這樣的一本奏摺，可是在這本《天妃顯聖錄》中，就有這份奏摺。在「歷代褒封致祭詔誥」一節中提到：

靖海將軍侯福建提督施為神靈顯助破逆，請乞皇恩崇加敕封事：『竊照救民伐暴，示天威之震揚，輔德效靈，見神明之呵護。閩之湄洲島，有歷代敕封天妃。往來舟楫，每遇風濤險阻，呼之獲安。前提督萬曾經題請

¹ 胡建偉《澎湖紀略》，乾隆三十五年（1770）。臺灣文獻叢刊第 109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1，頁 39

敕封。

臣奉命征勦臺灣，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師次平海澳。澳離湄洲水道二十里許，有天妃廟。緣遷界圯毀。僅遺數椽，可蔽神像。臣因稍為整掃以妥神。廟左有一井，距海數武，蹠止丈餘，蕪穢不治。臣駐師其間，時適天旱七月餘。該地方人民咸稱，往常雨順，井水已不能供百，今際此愆陽，又何能資大師所需。臣遣人淘浚，泉忽大湧。自二十一年十一月至次年之三月，晝夜用汲不竭，供四萬眾裕如也。此皆皇上峻德格天，使神功利我行師也。臣乃立石井旁，額之曰師泉，以誌萬古不朽，且率各鎮營弁捐俸重建廟宇。

及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二十二等日，臣在澎湖破敵。**將士咸謂恍見天妃，如在其上，如在左右，而平海之人俱見天妃神像像是日衣袍透濕，與其左右二神將兩手起泡。觀者如市，知為天妃助戰致然也。**又先於六月十八日夜，臣標署左營千總劉春夢天妃告之曰：『二十一日必得澎湖，七月可得臺灣。』果於二十二日澎湖克捷，七月初旬內臺灣遂傾島投誠。

且澎湖八罩虎井，大海之中，井泉甚少，供水有限。自臣統師到彼，每於潮退，就海次坡中，扒開尺許，俱有淡水可餐。從未嘗有。及臣進師臺灣，彼地之淡水遂無矣。

均由我皇上至仁，上達昊蒼，故無往而不得神庥，俾臣克底成功。非

特賜顯號，無以揚幽贊之美，彰有赫之靈。臣擬於班師敘功之日，一起題請加封。近接邸報，冊封琉球正使汪楫以聖德與神庥等事，具題封請。因先以其靈異詳陳，伏乞皇上睿鑒敕封，並議加封。」

奉旨：交該〔禮〕部議奏。

〔禮〕部題：「遣官獻香帛讀文致祭。祭文由翰林院撰擬，香帛由太常寺備辦，臣部派司官一員前往致祭。」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議。欽差禮部郎中雅虎賁香帛到湄詣廟致祭。御〔制〕祭文曰：

國家茂膺景命，懷柔百神。祀典具陳，罔不祗肅。若乃天庥滋至，地紀為之效靈。國威用張，海若於焉助順。屬三軍之奏凱，當重繹之安瀾。神所憑依，禮宜昭報。維神昭靈海表，綏奠閩疆。昔藉明威，克襄偉績。業隆顯號，禋享有加。比者慮窮島之未平，命大師以致討。時方憂旱，井澤為枯，神實降祥，泉源驟湧。因之軍聲雷動，直搖荒陬。艦陣風行，竟趨巨險。靈旗下颺，助成破竹之功；陰甲排空，遂壯橫戈之勢。至於中山殊域，冊使遙臨，伏波不興，片帆飛渡，凡茲冥佑，豈曰人謀？是用遣官敬修祀事。溪毛可薦，黍稷維馨。神其佑我邦家，永著朝宗之戴。眷茲億兆，益宏利濟之功。²¹

這段內容拿來和臺灣各本方志相比，就可以發現，原來在編撰方志的時候，所參考的用書，不是正式的奏摺，而是這本《天妃顯聖錄》。而且在抄的時候，

只是選擇性的抄，有抄漏的地方，像在海平，派人到處掏井、神將兩手起泡、澎湖海中冒出淡水，軍隊一走，淡水跟著消失等；也有抄錯的地方，如：平海之人俱見天妃神像是日衣袍透濕，在方志中，卻變成了施琅在澎湖的天后廟見到「天妃神像衣袍半濕」。

四、現代學者的想法

現代的學者面對這些在史事中夾雜宗教神話的情形，顯然有些不知所措。一時沒有仔細的下功夫去作相關的考據，又不願意跟民間人士一樣，直接承認媽祖如何如何的靈驗，另一方面又想調和兩者，讓施琅征臺事蹟「合乎理性」的染上一層有關媽祖神蹟的色彩，於是才編造出「施琅征臺成功之後，基於政治上的考慮，不敢居功，於是把功勞假託給媽祖的庇佑。清廷順勢大力崇奉媽祖，因而使得臺灣人民崇祀媽祖。」這種說法。

其實「媽祖信仰」在台灣的盛行，是因為媽祖廟一直是各大港口最重要的地點，市集往往圍繞媽祖而展開。在清代，商人之間有了爭紛，都是在媽祖神像前立誓而得到解決。官府更在廟前設立公斗、公秤，讓各方做生意、稱斤兩時，有所依據。因此，就臺灣實際情形而言，媽祖信仰的隆盛，是跟商業活動有關，而不是施琅的攻台。

¹ 施琅《靖海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十三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8，頁34。

² 同上註，頁5。

³ 同上註，頁13。

⁴ 同上註，頁9。

⁵ 宋光宇〈聖王、聖僧和尋龍尺〉《佛光人文社會學刊》第一期，頁23-47，2000年6月。

⁶ 同註1，頁13。

⁷ 同註1，頁20-21。

⁸ 杜臻《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04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1。

⁹ 高拱乾《臺灣府志》，康熙三十四年（1694）。臺灣叢書第一輯，臺灣方志彙編，第一冊。國防研究院、中華學術院合作，1968，頁257。

¹⁰ 同上註，頁213。

¹¹ 陳文達《鳳山縣志》，康熙五十九年（1720），臺灣文獻叢刊第124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1，頁160。

¹²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6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1，頁46。

¹³ 同上註，頁217。

¹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雍正硃批奏摺選輯》〈巡臺御史禪吉布、給事中景考祥為海神效靈懇頒宸翰以昭崇報〉。1972，頁137-138。

¹⁵ 周于仁、胡格《澎湖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04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印，1961。

¹⁶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1。

¹⁷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乾隆十七年（1750），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1，頁 172-173。

¹⁸ 同上註，頁 175-176。

¹⁹ 胡建偉《澎湖紀略》，乾隆三十五年（1770）。臺灣文獻叢刊第 109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1，頁 39。

²⁰ 林麟焜《天妃顯聖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77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9，頁 12。

²¹ 同上註，頁 12-13。